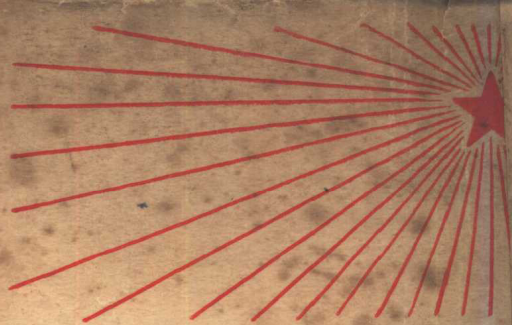


新西行漫記

與中共相處兩年



班威廉夫婦合著 斐然·何文介·吳楚合譯

上海時代書局發行

0607.1
W499(2)

新西行漫記

原名：與中共相處兩年

斐然·何文介·吳楚合譯

上海時代書局發行

1950



原 著 者	班 威 廉 夫 Claire & William Band
譯 者	斐 然 何 文 介 · 吳 楚
發 行 者	孫 時 代 書 局
出 版 者	上 海 四 川 中 路 三 二 四 號 電 話 九 八 九 五 四 號
印 刷 者	文 明 印 刷 所
基 本 定 價	西 康 路 三 三 七 弄 九 〇 號 電 話 三 七 三 五 〇 號 十 七 元 五 角
出 版 日 期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初 版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再 版

原 序

這本書是我們在大戰中的產物。它萌芽在一九四一年耶穌聖誕節河北省山地之中，那時爲了避免日本人的劫掠，我們正躲在一箇貧苦農人的高山茅屋裏。

在它最初胚胎時代，不過是一段很簡單的故事，就是在珍珠港偷襲事件之後，我們逃出北平的故事。經過居住在幽谷裏長期的思索和回憶，這個故事才能漸漸培植成功爲我們在中國生活的記錄，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後。現在可以算是完全長成了，它的內容也就變得格外豐富起來。

用我們所經歷的全部冒險故事作線索，我們儘量把中國本身和它這次爲自由抗戰而獲得勝利的整個面目描畫出來。因爲我們此次的經歷在許多地方是很離奇的，我們所描寫出來的面目，有些人也許就會覺得不合成規舊例。其中着重之處，更不免使有些人不大痛快，但是誰也不能說因此就減少了其中所含意義的價值。

對於有關政治的問題，我們在全書之中，努力保持不偏向任何一方的態度，對於理解一切事物的方法我們却完全是理智的和科學的。由於這樣態度所產生的效果，我們相信讀者會認爲公平寬宏的。

這本書並不想成爲一篇學者的論文。關於各種統計數字，假使算有一些的話，我們亦祇舉出很少的一些兒，因爲我們深信，要寫成一篇真實的科學性的文章，同時一定也要是真實的人性的。「龍爪」主要的關係人是中國人民，不是中國的「百萬富翁」。我們取上這個名字，因爲我們相信「龍」是中國一般普通男女人民的象徵：它在中國，一向被認爲友好的象徵，完全不是西方神話裏那樣凶殘的東西。

無論如何，中國的龍現在是已經長成了；在它發育期中，內部的鬥爭使它鍛鍊成一種新的力量；它新生的爪也已經把災禍給了它的敵人；長成之後的前途當然是十分偉大的。

在這發展期間，我們很幸運地得為旁觀客，在某一種意義，我們自己也是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中的一分子。我們和我們的中國朋友們曾經共同担過各種思想和感覺，快樂和痛苦，前後共計有十五年的奮鬥掙扎的歷史。我們在這裏所做的事，就是把我們自己的經驗記錄下來，使得這些快樂而勤奮的民族精神能夠極其正確地被描畫出來。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讀者對於中國民族性問題有更清楚的了解，通過了更清楚的了解，就可能引起更深切的同情，建立起永久不渝的友誼。

這本書裏所敘述的大部份地區，直到著作時為止，不是在敵人佔領或管轄之中，便是隨時可能被敵軍攻佔的。因此書中有許多資料還是經過了敵軍戰線，設法偷運過來的。

因此，有許多地名便沒有寫明白。假使把一個村莊的名字題上一個假造的中國名字，恐怕會引起意外的糾紛，但是假使把整個名字不寫出來，又能使地方性事件的敘述顯得空虛。我們現在採用的辦法是把幾個有關聯的中國村莊題上英文名字。讀者看到這些名字時，務請注意這些名字並不是中國原名的意譯。其餘地名中凡是照中文發音拼成的，都是原來的真名字。

有幾個做情報工作的人名我們都給題了假名字。書中祇有一個字的中國人名大都是假的，除了幾個顯見的例子之外。假使是三個字的，或者有時是兩個字的，那就是他們真名字的譯音：第一個字是他的姓，他的名字是第二個字或是第三三兩個字之間用短劃連繫着的。

除了上面所說的幾個例外之外，這本書裏的每一個字我們自信都是完全絕對真實準確的。

譯序

本書原名『與中共相處兩年』(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我們所以改用今名者，爲的祇是因爲它正是繼斯諾夫婦寫了『西行漫記』和『續西行漫記』後，第一本歐美人士所寫的關於我國抗戰時期解放區的鉅著。

『新西行漫記』和『西行漫記』以至『續西行漫記』，除了在出版的時間上，可以顯示出它們之間的一新一舊外，同時在內容方面，前者所敘述的事實，也適在後二者所敘述的之後。再就作者方面言，如所週知，『西行漫記』的作者，原是一位美國的新聞記者，而『新西行漫記』的作者，則是一位英國的物理學家同他的夫人。外國新聞記者所寫的關於我國老解放區的作品，除了斯諾夫婦的而外，其他我們也曾讀到了不少。而外國科學家所寫的關於此類的作品，則確還不曾多觀，有之，當以本書爲嚆矢。加以本書作者在華原有十五年的歷史，據他們自己宣稱：『他們在文化首都——北京——會消磨了七年，四年半是在日本佔領下，兩年遊歷解放區，最後一年在國民黨中國的戰時首都』。無怪『蘇聯批評家B·白吉列夫，在批評了本書的若干意識問題之餘，也不能不承認本書作者班威廉夫婦，無疑地是對這個國家知道得很多的』，並且以爲『他們所見和觀察所及，他們在書中所引證的事實，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民主政府歷史成就的官文書的證據』。所有這些對本書的稱譽，顯非一般走馬看花的外國記者的作品所能望其項背。本書出版後所以馬上引起世人廣大的注意者，大部份原因，未始不卽在於此。

不過，這裏有一件我們必須注意的事實，就是本書的作者，終究還是西方資本主義舊民主社會裏生育長大的作家。儘管他們已算是西方社會中比較開明的人士，儘管他們自稱寫書的時候，原已盡其客觀報導的能事，但在若干處所，却

總還脫不了西方的資本主義舊民主社會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疏露，在作者自己，或許是非出於自覺的，但在我們今日看來，反祇覺得其可笑。因此，在我們翻譯本書的當兒，一發現有什麼意識不正確之處，便祇好儘量予以刪削，合計約佔全書百分之二的地位。

爲使讀者知道我們所刪削的是些什麼東西？這裏特轉載一篇B·白吉列夫的『一本關於中國的書』的書評，作爲本書的附錄。凡經這篇書評所指出，甚或未經指出，而我們却仍認爲有不甚正確之處，我們也都予以刪削了。

經過這樣的刪削之後，雖所佔行數並不太多，但本書的價值，反祇有因而有增無減。誠如白吉列夫所指出，它至少可以『反映真正的中國現實』。

這本書所描述的，大部份原是關於一九四二——四三年所發生的事件，但原書却到了一九四八年才出版，這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雖然如此，據白吉列夫指出，這本書却『也並沒有失去它一讀的價值』，『那故事就頗爲不平凡』。不過，他接着又說：『如果在四年前出版的話，那就更有意義得多——那樣，關於民主中國的每一行報告，就都是一件大事了。』因此，我們對於這麼一本有一讀價值和饒有意義的書，對於這樣一種舉世公認的不平凡的故事，在國內翻譯出版，便再也不能任其一誤再誤。爲使本書能早日與讀者相見，於是我們便不惜盡三人之力，限半個月之內，把來趕譯出來。這樣，在行文方面，固難免有不甚統一的地方，但在出版時間方面，却確已提前了不少。

最後，還有一點我們也得特別申明的，就是書中人名地名的逐譯，除了大多數，我們都已參酌其他圖籍，儘可能力求符合中文原名外；尚有少數人名地名，或因原作者不願寫出其真名，或雖經寫出，但因人物不十分通曉，或地名過於偏僻，無法查考，我們都祇好暫從音譯。希望讀者中有熟悉這一段故事的人，能不吝指教，予以糾謬，俾本書再版時能獲得訂正機會，曷勝企幸！

目錄

原序	一
譯序	一
第一章 沙漠中一片自由的綠州	一
第二章 黃禍	九
第三章 逃亡者	二四
第四章 游擊戰區	四八
第五章 到總司令部去的路上	六二
第六章 游擊隊員讀大學課程	七五
第七章 黃龍與章魚之鬥	八七
第八章 筆，解剖刀，劍	九四
第九章 農村的愛國者	一一一
第十章 邊區人民政府	一二一
第十一章 牧羊童	一三九
第十二章 日軍的攻勢	一五六

第十三章	穿過敵軍前綫·····	一六九
第十四章	黃河遊擊隊根據地·····	一九七
第十五章	延安途中見聞·····	二一一
第十六章	延安日記·····	二二二
第十七章	國民黨對我們的歡迎禮·····	二五一
第十八章	一九四四年的重慶·····	二八八
第十九章	自由中國的大學生活·····	三〇一
第二十章	返國之後回首前塵·····	三一〇
附 錄	一本關於中國的書·····	三一九

第一章 沙漠中一片自由的綠州

我們在一九三九——四〇學年度開始時，就有一種柔和愉快的情緒：隣家的一只長毛獵狐犬生下五只靈活的小狗兒。

很樂觀地，我們希望德國的極權主義一朝碰上真正的軍事抵抗，會得因為內部的腐化而整個垮台。我們確認日本已被所謂「中國事變」弄得筋疲力盡，不能再有所作為。因此我們對於歐洲新起的戰爭不妨以超然的哲學態度來從旁觀察。戰爭的目的毫無疑問是從野蠻的德國希特勒主義蹂躪之下來搶救文化；所以我們現在所居住的這個地方也就可以算得在這發瘋的沙漠世界中一片肥沃的綠州，可以保存着一部份人類的文化。

戰爭的意義既然如此，也就提高了我們的精神和興趣。一九三九至四〇年間，在我們就成為不斷的到西山去旅行和野餐的年度。我們去得最勤的地方是慈禧太后的頤和園，離開我們校舍不過哩把路。

雖然普通一班游客都喜歡到荷花池邊亭閣中許多精美的茶酒座上去，我們却常常在柳隄上散步，穿過迴廊，越過長橋，直到石島游泳池邊。在湖的盡頭通大河之處，就是當年西太后坐了龍舟到紫禁城去的原路，有一處地方常有無數野鳥飛鳴上下。

這裏矮樹林中又有一個小的島，裏面住着一對金黃色的野鴨。旁邊一顆大樹的高枝上還有一只粗壯難看的鸞鷟，它老是全神凝視着下面水裏的游魚。百哥，黃鶯，啄木鳥等羣集在柳林和蘆葦叢中：一片歌聲真如天上音樂。

經過高拱的大理石長橋，我們又緩步繞到一處人跡罕至的水稻田邊，去靜看水溝上一排蒼鷺。每隔片刻，其中有一

只輕輕飛起，張開健羽，在空中飛翔一下，重複輕輕滑下，找一個更適當的地點停下來繼續它靜候的工作。

有時我們會忘懷一切去全神貫注那相隔不過一道綠波的松嶺，上面踞伏着許多寺院建築，如同一顆顆琢磨得極精細的寶石一般。而在這些美景上面，更有可愛的西山籠罩着。全世界之中，實在更沒有其他地方可以使你這樣沉醉在寧靜的和平空氣裏了。

這些奇景，因為有四千多年的悠久文化的回憶而神化，但是在這天佑的一九三九年中，你就不能不帶了苦味去領略它。

頤和園大門之外，我們發覺有一列大小汽車，其中大部份是屬於日本旅行社的，廉價招徠旅客來觀光華北各處名勝。

走近一座美麗的亭子，本來是野餐最理想的地點，我們就會聽到小型留聲機裏發出嘈雜不諧和的音樂聲。一羣猥瑣的日本人，大概是北京什麼專營事業機關裏的職員們，圍坐在亭子裏，中間放着這個吵鬧的機器，四處亂丟着許多日本啤酒瓶，還有些同類的女人們，臉上塗着極厚的脂粉，在湖邊洗滌大把生葱，預備嚼吃。

那麼讓我們繞到僻靜些的山北那面去吧，那邊故宮的廢墟在古松流水之間還不失它莊嚴神祕的氣概。我們又會碰上三個「蘿蔔頭」正從山上七顛八倒地撞下來，中間的一個比兩邊的醉態更甚，一路在狂笑。山上傳下來粗暴的喧笑之聲已在警告我們不必再上去瞻仰他們的狂態了。

在北京開設店鋪旅館妓院的這般日本人，恐怕就是帝國殖民官吏在全日本挑選出來的最下流粗鄙的蠢貨們，現在就是這般東西在代表中國古代文化的許多名勝古跡之間散佈着穢毒。

我們必得加倍留心選擇時間和地點，然後才能得到一點安靜。每逢享受到一刻旅行的真正樂趣時，亦就感覺到格外

寶貴珍重。我們漸漸養成一種思想，似乎所謂生趣，就是在厄運之中你所能攫取到的一些些時間之累積。我們幾乎達到和伊畢鳩魯派哲學家相同的結論，或者可以這樣說：快快儘量利用目前每一個機會，說不定這就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說來也是奇事，我們依照了這種思想去做，對於學校功課方面同樣覺得很有成績，很有興趣。我們的中國同事們都是我們最好最親密的朋友，共同研究科學時異常熱烈。在我們相互之間沒有一點虛偽的尊嚴，就是我們和學生們助教們亦是如此。我們共同着手科學試驗的愉快情緒，心大家來吃一只北京掛爐填鴨一樣。在這個時期之內，我們實驗室所發表的各種工作報告達到了最高數量，就是和全世界任何同等規模的學術研究機關來比較，也毫無遜色。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〇年五月中歐洲的戰事消息對於我們的信念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挪威的淪陷先就是警報，但是因為太遙遠，我們讓它過去不會深切警惕。德國用閃電戰術進佔荷蘭的時候，我們毫無準備，同時就把我們淺薄見解根本推翻。

我們掉落在絕望的漩渦裏：所有對於研究學問——如高等物理學和數學——方面的願望和勇氣幾乎完全喪失。幸而我們的環境鼓勵了我們，我們學校裏同學的熱忱更是真誠的，現在一切是非都已放在面前，不容我們再存有什麼幻想，對於現實有逃避的念頭了。

事實上課程已經停止，除了每課上堂點一次名之外。實驗室儀器上積起灰塵，大家擠在佈告處看新聞；我們教授們亦忙着互相打聽消息，討論歐洲新局勢。到處都是緊張的空氣。那時全世界都被驚醒了，各國都在考慮自救的方法。這些情形，在我們是從來不會料想到，也深覺過不慣。

我們決定躲避一下。向學校請了一次假，這是我們三年中第一次，到西山臥佛寺去休息幾天。六月二十日起，我們

躺在高大的松柏樹下，靜聽着枝頭斑鳩鳴聲，立刻忘却了外間世界的一切瘋狂事，神經鬆懈甯靜下來，安定得像真實的教徒一般。

可惜時間不長。在二十二日，城裏來了一位遊客，帶來一張報紙，攤在桌上，頭條新聞觸目大字，我們看到：

「法國投降了！」

我們也曉得，這張報紙是一個日本雇用的德國人所編輯的；我們也希望這是德國宣傳慣技，造了謠言來欺騙東方人民。可惜竟是鐵一般的事實，一些不虛假。天在下雨，是一陣寒冷淒其的風雨。

我們院子後面石塘裏水漲滿池，蛙鳴竟夜。它們似乎在不斷的叫喊：「賴伐爾！賴伐爾！貝當！貝當！」可恨這些萬分可惡的幾分像人的癩蛙啊！

英國的處境已經被逼到掉不過身來的地步，祇能死守着本島苦戰，但是我們聽說人力還不成問題。我們也弄不懂怎麼會不成問題，但是在我們當時，實在除了遵從政府命令「靜候」之外，也無他事可做。

我們重新以昇華的情緒來開始學校工作。這種情緒，若是用來和當地法西斯極權主義者公開衝突，還比較能痛快發洩些。失敗兩字，對於我們，也和對於中國人民一樣，是根本不存在的，現在我們都遭逢了空前困難，因此更能澈底互相瞭解。

學期開始時，英國空軍在倫敦擊落大批敵機的消息，使我們在欣慰之餘，發生自尊與自卑兩種感覺。自尊是我們國內同胞在英勇抗戰，自卑是因為我們自己毫無貢獻，每天仍舊過着和平安樂的生活。過去對於自己工作的信念，現在似乎都是空虛。所謂「昇華」，和「逃避」之間的距離也似乎分不清楚，自己也說不定，到底我們這種學校工作，對於國家是否有實際益處，還是不過借此名目來逃避了一種艱苦危險的職務。

直到希特勒向蘇聯宣戰，才恢復了我們心理的平衡。我們對於戰局，自己做不出結論和判斷，祇能以中國人一致的信念爲滿足。這個信念是，蘇聯一定能夠堅持到最後勝利，而希特勒已經犯了最大的錯誤。在這一點，中國人的預料，比較當時歐洲許多接近戰場的專家們要準確得多了。

德國不能使英國屈服這一點，並不能保險日本最後必定失敗。以我們當地的形勢而言，我們不過祇覺得處處不便，而我們的中國朋友們已經開始蒙受災難。從外國來的郵件，有些是被檢查過的，我們所定閱的雜誌中有半數不能收到，或者因爲其中載有反日的文字，或者因爲檢查的人看中了其中幾幀圖畫。但是寄給中國人的信都是先被偷拆過的——這種偵察制度是日本人常用的，目的在防範「危險份子」的活動。在一年之內，生活費用漲起了一倍，這對於中國人所受痛苦比較我們當然更大。

★壓迫人民的機構

關於我們中國朋友當時所遭遇的各種痛苦，若要明瞭其大概情形，必須先知道一些日本人於一九三七年起在華北所組織的傀儡政府情形。

直到一九四三年爲止，北京的偽政府對於南京汪精衛所唱的一齣戲是完全獨立不相關聯的；南京偽政府直接由東京提議，其目的在向世人證明，中國也算是大東亞共榮圈裏一個獨立的國家，而蔣介石不過是山裏一個強盜而已。

北京的裝備，並無此種目的；它是直接由關東軍——「滿洲國」的駐軍——管轄，作爲他們在內蒙和北滿的軍隊所必需的後方供應站。所謂政府和其他組織，無非爲了便利統治或者是爲了日本人到華北來享受而設置的。

它雖然是專爲「便利」而設置，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它在整個戰局之中所佔之重要性和它的複雜性。北京偽政府照樣

分爲許多部門，每一部門有一個中國傀儡和他的日本顧問。

除了這些名義上正式機關之外，還有一連串的軍事特種機構，它們的名目和任務，各自顯晦不同。

和這些組織平行的，還有一個半政治性的「新民會」。參加這個會並不要繳納入會費和常年會費，反而可以向會裏憑工作成績而支取薪水津貼，一概由關東軍負責發放。這些新民會會員拿了錢做些什麼工作呢？就是到四處探聽抗日消息。弄到後來，親戚朋友之間大家亦不敢說真話，恐防做情報的人報到日本軍部那裏去。

新民會用武力來保護社會中一般流氓們，讓他們在老實的老百姓之間儘量使用欺詐的手法。祇要掛起一個新民會徽章，就能任意衝進私人住宅裏去搜查，甚至拘捕了許多略有反日情緒嫌疑的人民，隨使用酷刑訊鞠。

在新民會庇護之下，并且開設訓練密探的班級，造成東方的蓋世太保。

原則上，新民會在日本顧問指導之下，負責精神上奴化中國人的任務。所用方法的卑劣幾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謠和欺騙，敲詐和勒索，腐敗和爭奪，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種種最下流的行爲都在這種機構裏培養出來，專爲破壞人民道德，動搖大眾的信念。

比較公開正經的奴化政策是由所謂「大東亞文化協會」來主持的，名義上隸屬於偽教育總署。他們檢查一切出版物，教科書和播音節目，創辦教師的思想測驗，參與學生的畢業考試，主辦偽政府公務人員的考試，目的不外乎要保存中國高等教育的形式而破壞其精神。

當時的「大東亞建設公司」是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同一樣的作用，不過規模更大些。所有華北新殖民地的實業都歸這個公司管理，各種企業全由它獨佔着投資經營，許多中國私人創辦的工廠和商店不是被它所沒收，便是勒迫出賣給它，其間又免不了一般新民會會員施行種種卑劣的伎倆，促成獨佔的目的。

建設公司外圍，還有一個勞工總會。工會負責招集和運送給與建設公司所需要的大量工人。它的方法和手段視對象而變換，有的用哄騙，有的用威脅，最後結果却並無差異——都變成日本人的苦力奴隸。

勞工總會宣佈它在一九四二年間，曾經供給各實業機構勞工總數，每月達十萬人之多，表示它對於華北建設事業有多大的貢獻。其實也就證明了日本主人不願勞工的生活與健康，使得每年必須要有一百萬名新工人來補充。

不過，這些措施還都在珍珠港事件之後啊。在這以前，各種壓迫人民的制度總盡力隱蔽着，使得歐美籍觀察家誤認為相當顧全人道的政策。

最澈底的爬梳工作是在一九三九和四〇兩年之中。所有居民經常派人去查察，造成一部戶口冊。每個人都要到警察局去登記，打手紋。每個人都要經過思想調查，回答許多問題，例如：「你對於大東亞運動有什麼意見？」

經過大小各城門的旅客必須經過嚴格搜查，一來為保持戶口調查的準確性，二來為防止人民和游擊隊連繫；還有，為了強迫注射防疫針。

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兩年，北京的日本人還沒有放手攪幹。他們是在準備期間，同時也可以使他們的對象的警惕性鬆懈下來。

★駝鳥的頭埋在沙裏，哲學家的身子在白雲中

一九四一年開歲之後，雖然太平洋上風雲日形險惡，我們還是像沙漠裏的駝鳥一樣，把頭埋在沙裏。或者因為當地幣值跌落了，顯得學校經費的購買力增加的關係，我們就大事擴張。這樣一來，我們對於學校工作的興趣和信念，也就增高不少。

春夏兩季中我們築成幾條新路，開建教職員住宅，擴大體育館，計劃了擴充科學院的詳細步驟。

九月裏招取的新生名額也比較過去大大的增加。但是，雖然有這許多校內的好現象，我們覺得要完全不理會到校外緊張的形勢，日益困難。美國教職員和眷屬們已經他們政府緊急通告而撤離，一部份英國人也自動走了。我們仍舊沒有感覺到恐怖，在我們決定留守者看來，還以為很能應付未來一切局勢的。

我們的中國朋友們個個希望日本和美國開戰。他們就怕日本脫離軸心國，和英美講和，犧牲了中國。

中國人絕對相信，蘇聯定能抵住德國，美國定能擊敗日本。雖然太平洋大戰要是真個發動，學校一定會停閉，他們的生活也就成為問題，但是爲了國家民族的解放，他們是甯可犧牲這一切的。

我們當然也希望時局照這樣演變，雖然太平洋戰爭的影響對於我們比較對於中國朋友還要嚴重。這種影響可能險惡到不可想像程度，所以我們同伴間有些人甯可置身在天際的學術白雲中，暫時不去估計地面上一切現實情形。